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3/55  
28 February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荷兰出席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代表  
表 1983 年 2 月 23 日给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的信

作为荷兰出席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代表，我谨提请委员会各位成员注意苏里南在人权方面令人震惊的情况。

荷兰政府认为，苏里南过去三年的情况，特别是前两个月发生的事件，值得委员会注意。

1982 年 12 月 7 日夜间至 8 日凌晨，帕拉马里博若干知名人士被苏里南军政权逮捕。12 月 9 日获悉，有 15 名被捕者已经死亡。军政权声称他们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根据当时荷兰政府得到的情况，他们显然是受了酷刑之后被残酷枪杀的。

鉴于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35 号文件要求荷兰就草率或任意处理的问题提供情况，荷兰政府决定于 1983 年 2 月 23 日向秘书长提交荷兰律师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题目是《1982 年 12 月 8 日至 13 日苏里南帕拉马里博发生的事件：14 名苏里南人和 1 名荷兰人的横死》。荷兰政府认为，这项报告准确地反映

了这些事件，报告所载的结论符合荷兰政府本身对这些悲惨事件的评价，荷兰政府完全赞同这些结论。

我谨代表荷兰政府请您将此信及其所附的上述委员会编写的报告在议程项目 12 下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一份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附 件

1982年12月8日至13日苏里南帕拉马里博发生的事件:

14名苏里南人和1名荷兰人的横死

荷兰律师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 克里斯·德·库克

执行秘书: 查尔斯·穆恩斯

1983年2月14日, Leiden

Hugo de Grootstraat 27

## 序 言

本报告记述1982年12月8日2时至1982年12月13日17时苏里南帕拉马里博发生的事件，记述14名苏里南人和1名荷兰人的被捕、惨死和殡葬的情况。报告表明，这些人受到酷刑折磨，接着，被蓄意杀害。

本报告综合了死难者家属和由于工作关系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医生等见证人的陈述。正如本报告所示，看见死难者尸体的有几百人之多。报告有些地方采用了证实见证人的陈述或为见证人的陈述所证实的可靠的第二手材料。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见证人的姓名将不予披露。此外，考虑到有些陈述材料即使不指明陈述者的姓名也可能暴露某人或某些人，故认为有必要将这些陈述材料加以综合。还必须指出，为了进一步保证不暴露见证人，并没有听取所有可以作证的人的陈述。除非另有说明，下文所有事实均有至少2名互相独立的人士的陈述材料作为依据。所有的陈述材料均系在不同地点分别取得的。所有签名的陈述材料均已送交海牙上诉法院副院长Hugo Pos法官。Pos法官和荷兰国务委员会委员Jos Kapteyn先生在下文中宣布，以下综述材料准确无误地叙述了各项陈述材料提供的事实。

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关于苏里南侵犯人权的进一步的材料将载于晚些时候提出的第二份报告。

荷兰律师人权委员会对于各见证人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愿意予以合作的态度深表赞赏和敬意，并对人权问题研究和情报中心所提供的合作表示谢意。

海牙上诉法院副院长Hugo Pos特宣布：以下报告准确无误地综述了报告中所述事件的十余名见证人的书面陈述材料。据我判断，这些陈述材料本身及材料综述中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可靠的。

Hugo Pos ( 签字 )

1983年2月14日于阿姆斯特丹

荷兰国务委员会委员Jos Kapteyn特宣布：以上报告准确无误地综述了报告中所述事件的十余名见证人的书面陈述材料。据我判断，这些陈述材料本身及材料综述中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可靠的。

Jos Kapteyn ( 签字 )

1983年2月14日于海牙

## 事件经过

1982年12月8日凌晨2时前后，在帕拉马里博，有一批人从睡榻上被捕。这些人是4名记者、4名律师（其中包括律师联合会会长）、2名教授、2名商人、2名军官和1名工会领袖。名单列于下文第9页。见证人声称，民兵在逮捕 Banoeram 和 Kamperveen 时开枪滥射，并使用了手榴弹。被捕者衣服也不许穿就被拖进军车带走了。因此造成了很大破坏，特别是 Kamperveen 的家。墙上有弹孔，二楼卧室的外墙有一个大洞。每个被捕者的家里至少侵入3名民兵。有些地方电话线被切断，禁止被捕者的家属与外部联系。每处住所都留下武装人员看守，6时至6时30分才离去。

各处房屋都未被搜查。

有几个逮捕队一无所获，因为没有找到搜捕对象。

所有被捕者都被带进 Fort Zeelandia 的军事指挥部。因参加1982年3月未遂政变即于不久前被军事法庭判刑的 Rambocus 在 Memre Boekoe 军营被 Boereveen 带走；不久前被判刑的 Rietveld Sheombar 被监狱管理头目、军事法庭成员 Stolk 和2名武装警察从20公里外的 Santo Boma 监狱带走。这两个人也被带到 Fort Zeelandia 。

凌晨3时45分前后，听见射击声，其中很可能还有火箭筒的发射声。此后不久，一些建筑物起火，其中有ABC无线电台（Creole），印刷《De Vrije Stem》（《自由之声》）的 Lionarons 印刷局以及苏里南最大工会The Moederbond 的大楼。接着，Radika 无线电台（Hindustani）也起火了。

根据现有在消防队、消防车和警方之间的步谈机谈话录音以及目击者的供述来看，放火者是军方。消防车随即宣布他们被告知“只有接到司令官的命令”才可以灭火。此外，由 Esajas 和 Roozendaal 上士率领并配备有毒箭的军人使灭火行动根本无法进行。

后来，Verhaag（或 Terhaag）中尉才宣布最高指挥部并没有说过不许救火。消防队就留下来扑灭余烬。

7时的广播中宣称 Bouterse 司令官和军队那天夜晚的干预“是为了防止更严重的损失”。同时正式宣布，数目不详的知名人士已被逮捕。

被捕者的亲属有很长时间无从了解被捕者的下落和遭遇。 探询情况的亲属奔走于 Fort Zeelandia 和 Memre Boekoe Barracks 之间，这两个地方的负责人互相推诿。

当天到当晚，被捕者遭遇如何几乎毫无消息。 所有的消息都说，他们被迫（几乎）一丝不挂地站在院内有一整天之久。 他们遭到拷打，下文可以证明。

下午 5 时左右，谣传 Kamperveen 和 Slagveer 二人当晚将在电视上讲话。 苏里南国家电视台当天晚上宣布说有两位被捕人士将在晚间 10 时左右发表讲话。 但这一时间被一再推迟。

晚间 9 时左右，Bouterse 中校在电视中宣布军方介入了前一天夜里的事件，粉碎了一场未遂政变。 他宣布已逮捕若干人并宣布采取以下措施：(1) 宵禁，(2) 封闭边界和领空，(3) 限制集会，(4) 关闭一批（私人）广播电台并禁止若干报纸出版，(5) 关闭大学。 不久后，被捕者中间的 Slagveer 在 Roy Horb 少校陪同下在电视节目中露面。 Slagveer 的左侧面部肿得特别高。 他承认曾准备进行政变。 他还说出了同谋的姓名。 节目进行至此突然中断。 国家广播电台也重复了同一供词，而且接着播送了 Kamperveen 的类似谈话，但听起来象是一个受重伤的人。

12月9日凌晨，帕拉马里博各处都听到射击声，其中夹有机枪和更重型武器的射击声。 不难想象，这是为了掩盖在 Fort Zeelandia 进行的处决。 唯一一家未遭到禁止出版的报纸《真时报》说是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军事演习。

7 时左右开始有流言说，有两个企图逃跑的军人被开枪打死。 同日上午 11 时左右，一辆兰色的军用自动装卸卡车驶抵大学医院的停尸房，卸下 10 只装有尸体的大口袋。 派来一名军人站岗。 不久后，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大学医院的医生护士推开了那个哨兵进入停尸房。 人们看到了那些尸体。

被捕人士的尸体停放在停尸房的消息很快传开，10 时 30 分左右外边已聚集数百人。 站岗的军人禁止人们进入停尸房，他朝天放枪企图驱散人群。 与 Desi Bouterse 有或有过私人交往的一些人对一消息人士说，当向 Bouterse 询问停尸房里的尸体的情况时，他说过：“是我杀的”，在另一场合他说过：“那不是有意干的，是事态失去了控制”。

当日上午11时左右, Bouterse 组成军事管制领导并对发生的事作了一番解释。 军方有些人不赞成发生的事, 这些人后来有的被解职, 有的自动辞职。 Neijhorst 政府于12月9日提请辞职。代理总统 Ramdat Misier 也于12月10日辞职。直到晚间, 当局才在电视节目中正式宣布被捕人士当中已有若干人遭暴力杀害。 当天, 12月9日晚间, Bouterse 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并宣布说, 被捕者当中有“若干人”在从 Fort zeelandia 解往 Memre Boekoe Barracks 途中逃跑时被杀。

政府新闻局的一项官方公布说, 遗憾的事有几个——被称作共谋者的——人死了, 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些人是“策划政变的重大活动分子”, 对他们的侦讯尚未完结。 据12月10日的《真时报》说,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 未遂政变的一些重要细节无法水落石出”。

12月10日星期五, 从中午到下午五时亲属认出尸体并获准看望这些尸体。许多家庭是通过其它来源获悉这一消息的。 亲属们与 Fort zeelandia 之间的一切联络都通过 Ruimveldt 少校进行。

医院入口处站岗的军人间断地放家属进入, 一次一家。偶尔也有几十个旁观者跟着被放进的家属一齐挤了进去。停尸房入口处也是这样, 不同的是先放两位家属进去认尸, 然后再让其它家属和旁观者进去。辨认死者之后, 把名字写在一块胶布上贴在死者前额上。

15具尸体用桌子停放在两间相通的房间里。 尸体用尸单一直覆盖到面部。有些目击者曾掀开尸单。

星期六和星期日只有少数目的有限的人进入停尸房。 有些家属从 Ruimveldt 处得到通知要他们准备于12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下葬, 直到这时才知道是家属可安排丧葬。 在那以前一直都说由国家安排下葬。

星期一上午全体家属得到通知说当天下午二时左右举行葬仪, 如果还没有把殓衣和棺木送到停尸房, 则要尽快送去。 从下午一时左右准许亲属向遗体告别。还让他们在场观看装殓死者和盖棺的情形。 葬礼时间一再推迟。下午四时至五时之间, 棺柩分别抵达各自墓地。 Baboeram, Oemrawsingh, Rambocus, Sheombar 和 Sohansing

埋在 Sarwa Odai. Behr, Daal, Kamperveen 和 Wijngaarde 埋在 Annetteshof Goncalves, Leckie 和 Slagveer 埋在罗马天主教墓地。 Hoost, Rahman, 和 Reidewald 埋在 Mariusrust。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葬礼。由于宵禁, 仪式极为简短。

埋葬前尸体没有涂香膏。没有进行解剖。据了解, 地方当局签发的死亡证明书上所列的死亡日期是12月9日。事后, 直到12月17日星期五, 墓地一直有人站岗, 白天是警察, 夜晚是军人。

### 受害者及其所受伤害

以下15人被杀害:

John Baboeram, 开业律师。

Bram Behr, 记者, “Mokro” 周刊编辑。

Cyrrill Daal, 苏里南最大的工会 Moederbond 工会的主席。

Kenneth Goncalves, 苏里南律师协会会长。

Eddy Hoost, 开业律师, 前司法部部长。

Andre Kamperveen, 商人, 前文化和体育部部长, A. B. C 电台的所有人。

Gerard Leckie, 38岁, 苏里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系主任。

Sachrin Oemrawsingh, 苏里南大学教授, 计算机中心主任。

Leslie Rahman, C. P. S. 通讯社记者。

Soerindre Rambocus, 军官, 因1982年3月的政变中的活动而被判12年徒刑, 1953年6月5日出生。

Harold Reidewald, 开业律师。

Jiwansingh Sheombar, 军官, 因1982年3月的政变中的活动而被判处徒刑

Jozef Slagveer, 记者, Informa 通讯社的所有人。

Somvadj (Robby) Sohansing, 商人。

Frank Wijngaarde, A. B. C. 电台记者, 荷兰籍, 1939年8月14日出生。



上面已提到，包括医生在内，有成百人看到了停尸间内的尸首。下面是目击者对于1982年12月9日到13日在停尸间的死者的描述。

每一具尸体的面部都留有残酷拷打，尤其是拳击和重物打击的痕迹。在工作中接触暴力行为受害者的人以及专家指出尸体面部的伤口是因用步枪托等坚硬而不锋利、也不钝的物件打击而造成的伤痕。此外，所有的尸体都在胸部、腹部、面部或四肢带有枪伤。对于武器以及武器所致伤害比较熟悉的目击者指出胸部及腹部的枪伤显然是因枪弹射入而造成的，这就是说死者是从前面被击中的。

在所涉的几天里，有人对尸体伤口作了掩饰。这其中包括对面部的伤口尤其是枪伤加以缝合以及贴上胶布。

除上述一般性伤害之外，死者尸体所显示的具体伤势如下。

John Baboeram的面部受到严重残酷的伤害。例如他的上颌骨折，右上方的牙齿，除一个之外都被成向内，而嘴唇则被打烂了。在他前额上有一道横的伤口。他的鼻子右侧有一处枪伤，这一伤口后来被胶布盖住了。此外他的面颊上有着伤口和切痕，而且有内出血。有一个人说他的舌头上有一处切伤。

Bram Behr的面部有伤痕，而胸部和脚则带有枪伤。Cyrill Daal的腹部中了枪弹，面部带有几处伤。有两个人说看到许多死者眼部带伤；有一个人说Daal就带有眼伤。有两个人说一个死者的阴囊被子弹打掉了。另一个人说Daal被人阉割了。有一个人说死者的胳膊和腿被折断。

Kenneth Goncalves面部带伤。尤其是他的鼻子骨折。一个人说在死者胸部看到十余处枪伤。

Andrè Kampervveen面部是肿胀，下颌带伤，很可能是脱臼。胸部约有18处枪伤。而且他大腿骨折。有一个人说死者的一只胳膊骨折。一个人说死者右太阳穴有一处枪伤。

Gerard Leckie面部内出血。一个人说死者胸部有弹痕。

Suchrin Oemrawsingh面部的伤痕算是比较少的。他在右颊有一处轻伤。在他左太阳穴被少许头发遮盖之处有一处较大的伤，后来伤口被用胶布贴住了。

Leslie Rahman面部有砍伤和割伤之处，前额有肿块。一个人说死者大

腿上的皮有一部份被扯掉了。

Surindre Rambocus 面部有豁开的伤口，嘴唇和左眼上部有小伤口。他从左脚到颈部以及整个上腹都枪伤累累。他的脸是肿的。

Harold Riedewald 的右太阳穴中了一颗子弹，而他颈部左侧的血迹表明受伤严重。有一个人说死者胸部中弹十余处。

Jiwansingh Sheombar 的脸是肿的，而由于大量内出血其脸色暗黑，死者右颌受重伤，而且在颈部中了一颗由下向上射来的子弹，另一颗子弹则打入了头颅。他的胸部和腹部的枪伤呈十字型。

Jozef Slagveer 的面部尤其是左侧因大量内出血而发肿，他的下颚也受了伤。

Somradj (Robby) Sohansing 面部受伤，特别是他的牙齿被打成向内，而且颊骨骨折。另外死者的胸和腹部有六处枪伤。

Frank Wijngaarde 下颚骨折，牙齿被打成向内。他的胸部和面部都有枪伤。

## 结论

鉴于上文报导并描述的死者所受伤害，可以得出结论十四个苏里南人和一个荷兰人受到残酷折磨并被蓄意杀害了。

· ×× ×× ×× ×× ××